

學生姓名：梁慧珊

所選書名：《活著》

活著的時候

《活著》這本書，是悲劇的呈現，是希望的象徵，也是人生的寫照。

《活著》裏，主角福貴本是大富大貴的徐少爺，後來卻落得淪為平民的下場。福貴的妻子家珍本是城裏的千金小姐，不愁吃穿，過著安逸的生活。但在嫁給福貴後，起初受盡福貴冷淡的對待，後來又受盡貧窮及失去兒女的折磨。福貴的女兒鳳霞，幼年時期只過了幾年的好生活，後來卻因一場大病變為聾啞人，從此不能藉聽覺感受世界的美妙，也不能藉言語道出真切的感受，最後更死在自己生孩子上。福貴的兒子有慶，小時候十分調皮，不懂得世道艱苦，後來剛開始懂事，卻死在別人生孩子上，結束了短暫的一生。福貴的女婿二喜，在失去妻子鳳霞後，身為父親，身兼母職，一邊打工賺錢，一邊養大兒子苦根，眼看兒子一天一天長大，日子快要變好，卻在工地上丟了性命，遺下兒子苦根。福貴的孫子苦根，年紀輕輕就失去了雙親，和外公福貴相依為命，日子還算過得下去，最後卻死在吃豆子上。原本和樂融融的一家人，最後只剩下福貴一個人了。昔日的熱鬧，後來的唏噓，一切的對比都過於強烈，過於寂寞。

福貴獨自一人活著的這份寂寞，在《活著》的開首部分，已令人深有體會。面對來采歌謠的作者，福貴對那頭也叫福貴的老牛說：「二喜、有慶不要偷懶；家珍、鳳霞耕得好；苦根也行啊。」這句說話讓人誤以為是有很多頭牛在一起耕作，但在作者細問之下，福貴才說：「我怕牠知道只有自己在耕田，就多叫出幾個名字去騙牠，牠聽到還有別的牛也在耕田，就不會不高興，耕田也就起勁啦。」這番話看似是在說也叫福貴的老牛，但在讀者看來，不就像是在說福貴自己嗎？其實四周並沒有牛，福貴也只是孤身一人存活於這個世界上，如同那頭也叫福貴的牛。我想：福貴的人生該有多寂寞？福貴的餘下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？但在看畢此書後，我得到了答案。

這本書是悲劇的呈現，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個情節亦是悲劇，那便是鳳霞生完孩子死後的情節。那時是冬天，「雪下得特別大」，「雪花飄著落下來」，「西北風呼呼吹來，雪花打在我們臉上，像是沙子一樣」。寒冷的季節和天氣描寫，營造了一個冰冷的氣氛，但最冰冷的卻並不是天氣，而是鳳霞死去這個事實。二喜說：「我要大的，他們給了我小的」，普通的一句話，卻有無限的諷刺。天意不如人意，命運弄人，即使內心希望如此，可是命運呈現給我們的往往又是另一個結局、另一番景象。誰又可以掌控自己的命運？誰又可以作出最好的選擇？一切都由最終結果來斷定了。

《活著》不只是一部悲劇，亦是希望的象徵。雖然作品中處處呈現著不同的人生悲劇，例如喪子之痛、喪妻之痛、家道中落等，但當中各人所作出的選擇，其實也影響著各人命運的流轉。福貴敗家，把家裏所有的家產都輸光了，可是他怎麼也想不到，日後龍二竟會因為承接了自己的家產而招來殺身之禍。有慶因為輸太多血給縣長妻子而死，而福貴亦怎麼也不會想到，縣長竟然是昔日的戰友春生，而春生最後亦因批鬥一事而死。若福貴不選擇賭博，而是規規矩矩地經營著徐家的產業，那日後被殺的人可能就是他，而不是龍二。若春生不選擇成為縣長，亦沒有了縣長夫人，那有慶便有可能不被抽乾血而死，而春生亦不會因身份而被批鬥，弄得妻離子散，最後自己亦結束了生命。《活著》裏的各人，看似被無情的命運所擺弄及折磨，但其實當中一個細微的舉動和決定足以扭轉眾人日後的際遇和命運，比起虛無縹緲的「命運」之說，人所作出的「選擇」又是否更為重要呢？

出於對《活著》這本書的喜愛，我又看了影視版的《活著》。張藝謀執導下的《活著》與原著有眾多不同：電影裏的鳳霞是因護士缺乏止血經驗而死，而文本裏的鳳霞只是單純的因產子而死；電影裏的有慶是因為縣長駕車失誤撞到圍牆，被倒下的圍牆砸死，而文本裏的有慶是為救失血過多的縣長夫人被抽乾血致死。電影裏的結局是福貴、家珍、二喜、苦根一起快樂地生活而終結，而文本裏的結局是福貴和一頭也叫福貴的老牛共同生活而終結。無論是電影的精妙，還是文本的細緻，都為讀者帶出了一定的共鳴性。在現實中，有人因為人為疏忽而死，有人因為身份階級低下而死，有人因為意想不到的意外而死。例如曾在香港轟動一時的鄧桂思肝衰竭事件，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發生的種族、階級歧視而導致人慘死事件，甚至是數年前的馬航空難事件，無論是在過去，還是現在，這種人間悲劇都在不斷地發生。這些事件中死去的人，可能像有慶和鳳霞一樣，是某人的兒女，可能像家珍一樣，是某人的妻子，可能像春生一樣，是某人的摯友。而唯一不變的是，他們都不會回來了。

佛家言，人生有七苦，分別是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怨憎會、愛別離和求不得。我想，福貴已從自身或是家人身上，或多或少地體會過這七苦，那福貴有沒有體會過樂事呢？我想是有的：鳳霞、有慶出生之時，鳳霞嫁人之時，鳳霞懷上苦根之時，我想在這些喜慶的時候，福貴是快樂的，他也和許多平凡人一樣，為這些喜樂之事而愉悅，為那些不幸之事而悲哀。但文本中給予福貴的悲傷實在是太多，所以我想，這也是電影為福貴改為較美好結局的原因吧。人在活著的時候，除了那些苦難會深深地刻在我們的生命裏，那些歡樂其實也未曾離去，只是被放大的苦難遮蓋著罷了。無論是電影中的福貴，還是文本裏的福貴，都是真真實實，有血有肉，體驗過人生苦樂的福貴，儘管他們經歷的有所不同，但他們的本質都是一樣的，都是在這個社會下，過著平凡生活，感受著人生悲歡離合、生老病死的每一個我們。

活著的時候，我們都有那麼一兩個遠大的理想，那麼一兩個無法捨棄的人，那麼一兩個跌倒的時刻。可能如福貴希望藉賭博贏回家產的理想，可能如福貴無法放開妻子家珍的手，可能如福貴輸光家產的那一刻。活過少年後，我們發現以前一兩個無意的決定，竟對日後的自己起到如此大的影響，以致於我們將這種影響歸咎為「命運」，讓這無情的「命運」，為昔日年少無知的自己所作下的決定買單。活過半生後，我們發現父母的陪伴並不是永恆，父母也會有老去的一日，而盡孝亦有它的期限，就像已然凋謝的花朵，不是什麼時候想施肥都可以的，錯過了那個時候，就再也回不去，就像福貴還未好好服侍過父母，而父母已被歲月召去。我們同時亦發現自己及身邊的人開始受病患所苦，老去的軀體已不再如年輕時強壯，身體開始慢下來，卻更懂得感受生活，感受活著的時候。家珍的軟骨病令她更能看淡有慶的死，二喜的偏頭令他更能珍惜鳳霞的好。我想，活著的時候，個人的經歷，或許決定了沿途所看到的風景多寡。

我想，活著的時候，所有的福和禍都有其降臨的意義。

活著就是，不管願不願意，喜不喜歡，都得活著。

只要活著，終會看到動人的人生風景。